



「原住民文學」教室： 是不一樣，不是不好（臺東大學）

「原住民文學」教室：違うだけで悪いわけではない（台東大学）
“Indigenous Literature” Course: Different Doesn't Mean Inferior (NTTU)

文・圖 | 董恕明（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

自 2003年返回家鄉台東，任教於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至今，「原住民文學」一課，便跟著我走過了二十年。這門課從華語系的前身語教系開始，同時也開在通識中心，因為我在中心支援，它亦成了通識讀書會的選項之一。這一門課出現在臺東大學本無足輕重，只是它正好能呼應台東這塊多元文化田野地的在地特質，似乎也不應小覷？所以，在「原住民文學」的「課程目標」中，我如是理解和期待：

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社會中流竄變動的各種價值觀，不斷在挑戰著我們對個人、群體以至是世界的認知。「文學」在這當中，作為一個「看不到實利」的存在，對我們個人而言，有何意義？「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在「文學」這個範疇裡，會因為它的



「本土性」、「現實性」和「時代性」而顯出它的「不與眾同」？

本課程將藉由探討台灣當代原住民作家的作品，認識不同民族在文學創造上的經驗與成就。透過對作品的實際閱讀，去體會一個邊緣族群在台灣社會生存的情境，亦即當「漢人價值」始終都佔據「中心主流」的地位時，原住民作家的「邊緣

發聲」可以提供那些關於人與自身、土地、自然、文化的啟發。由此，進一步具體形構原住民文學在台灣文學版圖上的獨特性與普世價值。於是，在課程目標和實際的教學之間，真正教會我們師生的是何事？經過這許多年累積的課堂經驗，與其說「原住民文學」教會了我們什麼，不如說它讓什麼與我們交會！



暖身的第一堂課： 生活中的族群經驗

在臺東大學的原住民學生，過去約占全校學生的3%左右，近年逐步提升到了10%。原住民同學出現在「文學課」的機會不多，這或許和他們的專業以及他們對課程的想像有關，而會到華語文學系修「原住民文學」的原住民同學，更在少數！正因為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和多是漢人的華語系同學共聚一堂，就顯得彌足珍貴。在這堂課的「暖身題」，便是請每位漢人同學和原住民同學分享自己的「原漢互動」經驗。

作家擅長運用文學的形式「再製」生活中的素材，教室裡同學們的族群經驗則多是「很慢」的材料，素樸且平實。在漢人同學口中

常說的是：「我念小學……」、「我念國中……」、「我念高中……」的時候，「我記得我們班有一位原住民同學」。這位在任一求學階段與之相遇的「原住民同學」，極少有人能成為彼此的友人，至於原因為何，直接說出來的是「不是很熟」，婉轉表達的是「準備考試，大家都忙」，再一說出「不解」的是「為什麼原住民同學要加分，我的同學明明就和我們一樣……」。

不論是漢人和原住民同學的族群經驗，其實多單純也單一，只是後者顯得「沉重」了些：有一位同學說自己成績好，分配到了「好班」，結果不知道為什麼老師一直問她何時休學。還有同學提到讀小學時同學稱他「番仔」，他好好地

透過對作品的實際閱讀，去體會一個邊緣族群在台灣社會生存的情境，亦即當「漢人價值」始終都佔據「中心主流」的地位時，原住民作家的「邊緣發聲」可以以提供那些關於人與自身、土地、自然、文化的啟發。



說，同學不理他，他和老師報告，老師處理了，同學依然故我，最後是他和同學打了一架，問題終於解決。再有同學說道，念國中時，有天看到走廊上遭老師罰站的同學，正好同班同學也看到了，就和他說了一句「不要和原住民同學做朋友……」，從今往後，他就努力說字正腔圓的國語，避免讓同學發現他就是原住民！

這些在教室裡流轉的「原漢」經驗，因為都來自同學自身生活的經歷，特別是原住民

對原住民同學而言，詩行中的「你」可能正是部落裡的某位叔叔、伯伯或哥哥，甚或就是自己的父兄輩的經歷。這是一群人生活的寫照（面貌），不是隨誰的好惡、有知或無知、需要或不需要……它就猛然發生或消失不見。



圖1：台灣原住民族作家。

同學在成長過程中遭到的「歧視」，說者可以說得淡然，聽者也不太能漠然以對，畢竟「我們都在這一班」，這個教室是因為「不一樣」才格外需要一起努力。

整學期必須問「文學是甚麼」——「原住民文學」很重要嗎？

「文學」作為「藝術」中的一員，它以文字作媒介的特質，讓它和音樂、繪畫、雕塑等其他藝術形式相較要平易近人，進而易讓人

「忽視」它作為藝術的真實——文學是取材自生活，卻不是「複製」而是「再製／現」生活。當代「原住民文學」即是以「第一人稱主體身分」從事的書寫，旨在證成自身／民族的存在，這正是大多數原住民作者寫作的初心。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在1987年出版詩集《美麗的稻穗》，正充分表達了這種平實質樸的寫作風格，如他寫〈流浪〉（參見莫那能《美麗的稻穗》，臺北：人間，2010，頁27-30）：

流浪，它是甚麼意義？
你不懂
只知道必須無奈地離開
希望找到能夠長留的地方
十三歲，多嫩弱的年紀

還有多少不理解
就開始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
被「當」在焊槍工廠
……
走到一家磚窯廠
運磚的錢賺得多
你那山豬般的體力
走入燜熱的燒磚房
得到了頭家滿心嘉許
但你還是走
……
你還是不停地流浪
當捆工，睡在卡車上
鐵工廠，揮鐵鎚睡廠房
漂流到茫茫大海跟漁船
渡重洋到阿拉伯做工
終於，你不能再流浪
挖土機的手臂
打斷了你的脊骨
……

在詩作中出現的生活情境，對多數的漢人同學可能非常陌生，但對原住民同學而言，詩行中的「你」可能正是部落裡的某位叔叔、伯伯或哥哥，甚或就是自己的父兄輩的經歷。這是一群人生活的寫照（面貌），不是隨誰的好惡、有知或無知、需要或不需要……它就猛然發生或消失不見。詩人把「生活現場」定格再現出來，作為「讀者」的我們循線細讀文本，即便是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生活的「一家人」？

在當代具有原住民身分的作家從事華文文學創作的歷程，發展至今約三十餘年，這三十多年持續的累積與拓墾，除有原住民部落本身的復振、作家的投入與筆耕不輟，還有環繞著讀者（一般／專業）、出版業界、學界，以至文化界、教育界……的協力，更遑論「社會整體」對於「族群」、「多元文化」、「本土化」……議題的競逐思辨與在地實踐。換言之，原住民文學的紮根生長，恰是對「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有力註解——因為是家人，認識先來後到是禮貌；因為是家人，容忍接受彼此差異，才是正道！



從文學的文本到不同素材的創作成品之一。

結語：異質寫，一直讀……

一學期18週的課，在第一次上課時會和同學們說：如果你的人生很幸福，就繼續幸福下去，不要來上原住民文學；如果你的人生很痛苦，為了不讓你更痛苦，也請不要選這門課；不過，如果你正好不是特別幸福或痛苦，也許可以試試看，來上這門課！

到了接近期中考週時，會提醒他們除了國、高中課本中讀到的原住民作家作品，如：亞榮隆·撒可努、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

安、利格拉樂·阿鄔……，還知不知道其他作家？如果不知道，請見圖1。

或許走進原住民文學的世界，就是讓我們把自己彈到文學的各種幽微處去感受那些常是位在文學版圖上不經意路過的角落、不常去的荒地、不了解的邊境……，它們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有的痛苦，有的歡樂……，無論如何，我們最終不過就是要回頭問問自己的「感受」，然後學著認識、理解、接受或抵抗它。◆



董恕明
生於臺東卑南鄉Pinaski部落，父親是浙江紹興人，母親是臺東卑南族人。2003年獲東海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返鄉任教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今。著有：《紀念品》（2007）、《逐鹿傳說》（2011）、《纏來纏去》（2012）、《蘭嶼希嬭》（2015）……等。